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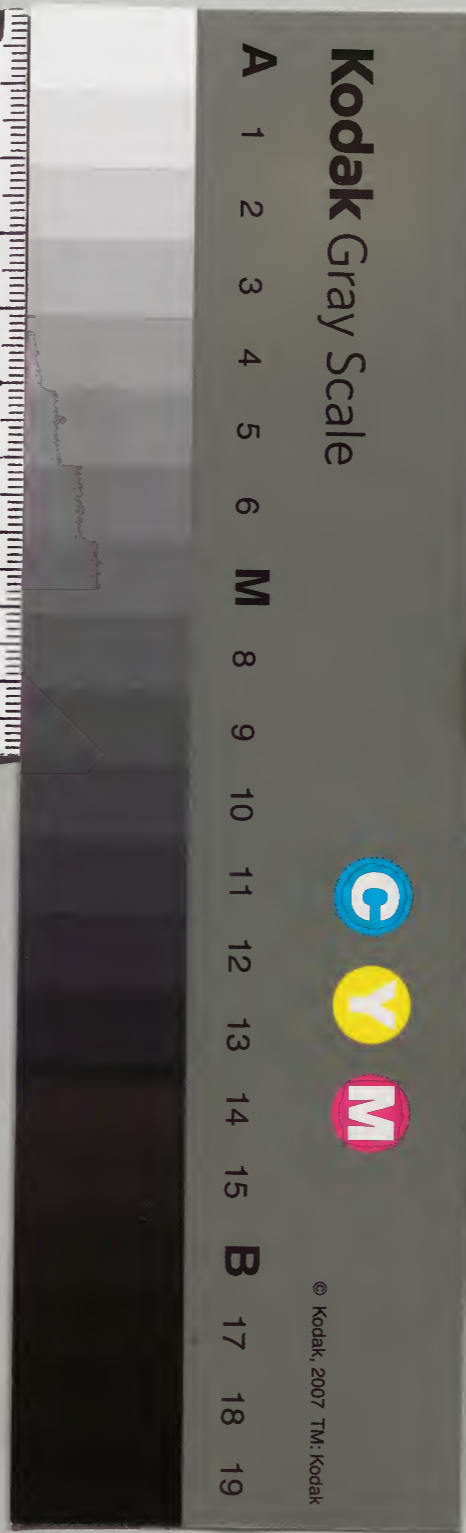
# 詩經說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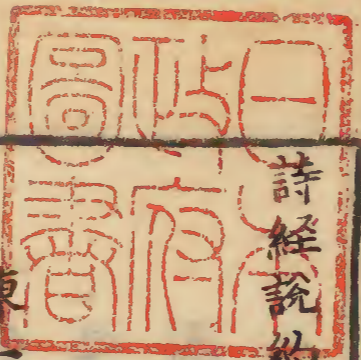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八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八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19
冊數	14 ( 5 )
函號	273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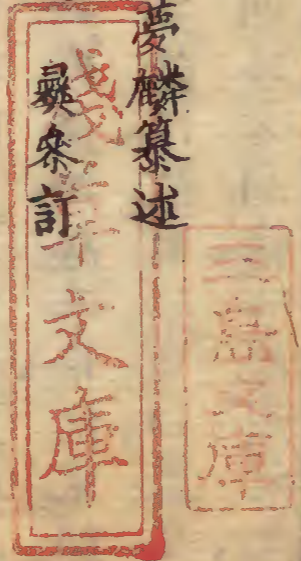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卷之九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木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  
 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  
 女木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之  
 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木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  
 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疏胡公姓妫。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詩經說約

卷之九

陳

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思於是  
 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  
 焉耳。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  
 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  
 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  
 與祀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  
 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蓟祀共為三恪，祀宋別  
 為二王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潁澤，被盟緒。又曰：熊耳  
 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緒皆豫州之地。

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緒，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閻  
 鄭居於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緒西南。明緒屬宋  
 也。故松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誥稱宋西及豫州，明緒  
 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緒故無名山。大澤，明緒猶屬豫  
 州。陳在明緒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緒尚書作盟緒，即左  
 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地  
 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  
 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榆  
 之下，是有太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  
 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樛木，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  
 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

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屈侯立，卒，弟相公臯卒，立卒，申公卒，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晁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是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

四十五年，卒，子欵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胡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正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公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簡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

死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蘇傳陳之變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以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符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嚴緝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夷之也

太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疑問云此子括在上之人言觀九望二字自見輔氏曰游蕩以為樂也成儀之可望禮也渴于情者必不之禮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通詩之俗制游蕩之詞自一章節其無儀下三章厭其無節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成儀可瞻望也

嚴緝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

太全僕氏曰宛丘因為其地之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范氏云冬夏禘祭大暑時也人之好樂于暑時必少息為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值持也

集解云無冬無夏即高各所謂恒舞也詠詠斯言也見其狀首感願之狀陸佃云鷺鷥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鉏也

大全孔氏曰持鸞羽翳身而舞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魯詩世學戶古切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翳

賦也缶九器可以節樂翳翳也

蘇傳缶益屬

嚴緝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瓿叩鈺彈箏拊解而歌嗚呼快耳目

者真秦聲也秦主嘗為蘭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地能為

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鳥鈺缶音同

通解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於豐徒眾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焉而於宛丘鼓

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

辭

麟按魯詩世學缶叶方老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邵著茨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

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徇翱翔之義

嚴緝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

枌桐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麟按此注云枌白榆也蓋信唐風謂榆為白榆者非是下亦叶

後五反與前篇同

衍義云一章言聚會之  
言期約之事三章言  
之情鄭云東門人所出  
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  
枌桐之陰人所趨集也  
詩解云東門即往宛丘  
乃國之交會也  
衍義云婆娑注訓舞  
在內其下即枌桐系之  
下也

行處云教且乃晴州先  
風雨之謂也後世言辰  
景一往住會必于  
即俗取熱鬧之意  
即南方之原之市也

御云然以酸邁謂其可會也  
如收一向交受之情見  
矣

御云陳伯玉云既曰東門  
又曰南交歌聲已非一也  
既曰教且于差又曰發  
于此聚會非一時男  
悅女而言其色美也悅  
男而道以握椒其宜連  
勢所必至者且以大夫士  
之女執為之其何貴乎  
小民乎朱道行以  
于此之北有忘返意  
以酸而返謂男女成羣  
如雲如茶也

言然言然

雜

雜

○穀且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此句方且會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於南方之原於其棄其  
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歐義穀且者且善也猶今言吉日爾  
呂記鄭氏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  
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虛也因赴南原之約而  
經過於市也

麟按焦傳差七何反麻謨婆反與安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乏  
石經南方之原作死丘之坡鑿也

○穀且于遊越以酸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賦也遊往越於酸眾也邁行也收芘菜也又名荆葵紫色椒芬

芳之物也○又言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眾行而男女相與道

其悅慕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菜之華於是遺我以

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高故以相遺

說通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

本全濮氏曰芘菜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

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

麟按邁集傳力制反與逝叶衆邁云者炤詩柄聚會二字為訓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詩經

國風

賦

輯錄云前一章有自  
足之意後兩章無外  
慕之心實皆賦體矣  
此比意卿云衡門二  
句以所居而樂之  
是自然無求意玩  
可字不着衡必亦  
不外衡必更着他  
胸中自有段超  
脫也  
凌濛初曰可以者無不  
可也非必欲如是  
集解云樂飢亦  
妙正不待云忘飢

詩經註疏

卷九

六

衡門

大全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  
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  
玩樂而忘飢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土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閉  
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  
堂崇一廷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  
而言字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  
門言其淺也

凌濛初曰豈其必者不  
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  
活明雅意浮云食魚  
取妻也非是借言  
賢者之意自當廣

通解按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  
常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以此二者應不求分外之物

嚴緝魴鱒也鱒音邊陸璣曰今伊維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甜  
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鱒也郊居賦  
云赤鯉青鱒細鱗縮項濶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編故一曰  
魴魚一曰鱒魚魴方也鱒扁也里語曰雜鯉伊魴貴於牛半言  
雜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  
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輯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詩經註疏

卷九 國風

衡門



翼說云各善宋子言  
言族類之貴非言其  
美集解云梓四豈  
必字正字上可以字  
相呼應  
衍義云食色性人  
之大欲也食色也則  
其餘可知推之而富  
貴功名等不足以及  
于心矣說者要自  
見得

集解云此言悅之詞  
蓋會遇時即物起興  
以致愛慕之情耳  
卿云以所遇之地可  
以治物與所遇之人  
可以快心晤亦有  
味晤者解類知味  
之謂所謂可人甚  
也晤歌謂字之合  
曲而歌也

卿云晤語謂相與  
述以遂其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孫

賦也子宋姓御云此言子志其非礼之食色孰若安素位之貧賤豈必者不必于是云

衡門三章章四句

疏義此與衛風考槃相似

輯錄前一章有有自足之意後二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

實是比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

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疏義語相應

麟按晤訓解當是邂逅之義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

俗言會心之說也麻亦叶謨婆反與前同○水經注陳城故陳

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去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漚麻可與晤歌

者麟曰易之之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木全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

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古義何玄子先生近著世本古義也然是書麟以壬午中夏始

獲見輯本已至十七刻本至八矣故自九卷以下始稍增入十

詩經卷之九 國風

疏義

八卷以下始得慕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以晤言御云晤言者相子言論與其願也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大全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與管皆謂君也黃

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

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辭也

麟按此交牛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啟明

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

集解此男經女之詞觀明星而莫息貞約有操景增悲之意

見以起興也

既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替替

興也肺肺猶詳也替替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替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

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長則

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

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積也集解云不良之徒謂其暴淫虐而誰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新維斧可以開析之

詩經

卷九

雜錄

去肺二字者甚肺扣華言其葉之可覆下如肺然也

以詩刺有惡行而不改  
卿云此為刺惡之詩  
上章言其積惡不悛  
而迫於其悔過無及  
也下章言悔過無及  
而永思其改教  
之也總是愛人與  
己之意  
詩既云思木生於幽  
斧所析以與人為不  
此隱則必為人可知

行義云言誰替然矣則積之久而不可救藥也

集解云不良之徒謂其暴淫虐而誰

詩說云僻地有梅則鴉聚其中以與人其德不良則歌其德詩則思字與顧字相照其意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昔賢伯云棘是惡木安能免斧鴉是惡鳥豈容草標此與以之刺惡實切也介以斯之以具惡根宜斬之意有鴉聚止以具惡聲可放言之意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追

外其始言精惡之入也記予不顧顧倒思予遂計其然言其悔過之晚也思字正與顧字相照則顧字前則不至縱惡于後予其悔思于後孰若早顧于前此豈刺詞實為忠告辨此淫奔身說之詩玩雜字尚未有可實指特弱于情之所移而懼或謂之耳黃云詩意重切上詩柄所謂憂之者悔張謂以虛詞眩惑其心使之也憂心之承此說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猶有懼入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則譏而有改也今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奪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鴉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也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稱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于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可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孔疏陸璣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以賈趙所賦鴉鳥是也

大全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鵬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陸氏曰今謂之鴉鵲亦曰怪鴉麟按集傳訊息將反與葉叶予寅女反與顧叶

防有鵲巢卯有音若誰侮予美心焉切切

與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卯丘音美也若苦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侮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卯則有音若矣今此何人而侮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乎疏義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

詩經

卷之四

賦

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大全濮氏曰併謂誑訛則字與講同書云講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通解今北人猶呼欺誑為併

六帖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言

古義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

飛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

傍枝故高而不危也邛為五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

若草名與若之華之若不同

麟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即巢於防也

中唐有甃邛有旨鷓雉侑子美心馬惕惕

興也廟中路謂之甃甃甃也鷓雉小草雜色如綬惕猶切切也

孔疏李迥曰唐廟中路名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甃甃一名

甃郭璞曰甃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

綬也

嚴緝中唐猶言唐中

大全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鷓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

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鷓草之名豈因其似鷓鳥而取義乎

六帖中唐有甃人罕踐之則成其美邛有旨鷓人莫踐之則成

其文

古義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以子義訓大說文以唐為太言

黃云二句以月出之  
容兒之美所謂相  
二句其願而不遂故  
而憤然所謂相念也  
則自然相念意自  
動之  
思之  
時改以起其窮  
此然不可窮  
結不可解也懷受  
言心自愛其憂  
大紹糾緊之意也  
平則舒暢心寬則  
也末須根上二句說

周禮亦以唐考為天考是也廟之中路比西居宮室之中路為  
天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皆掌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  
名耳考土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階前若今令辟祇也分  
其階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蓋令辟即甃也祇其道也中央為督  
相悅  
相聯  
峻其督所也去水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  
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呂記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嚴緝錢氏曰默憂也

說通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蓋男  
思女之詞也

麟按此篇以第一句興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兩轉蓋  
節短而情長也

月出皓兮佼人慄兮舒懷受兮勞心慄兮  
興也慄好貌懷受愛思也慄猶悄也

呂記王氏曰慄言不安而騷動  
麟按集傳慄叶朗老反受叶時倒反慄七老反詩緝音草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慄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縻之意慄憂也

詩經

卷九

國風

呂記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麟按集傳慘當作漚七市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微舒之母

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

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

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疏微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

南廷殺微舒左傳謂之殺夏南是知夏南即微舒也

辨云此詩不直言  
公子夏姬淫亂之  
但首章北辭于  
章兩指其地而所  
之者隱而彰矣

說通胡為株林問之之辭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

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

麟按集傳兩南字並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大全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

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

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

詩經

卷九

國風

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疏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勅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廩射而殺之

大全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規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麟按徵舒既弑靈公二子本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鄒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一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平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詩說云必女思男之  
之詩相答

詞似身月出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故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數也  
子靈巫臣字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姚寬云微舒行惡逆  
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平臣  
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亦  
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  
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  
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沔沔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蓉也自目曰涕自鼻曰  
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

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沔沔而

已矣陂澤之障也蒲取其柔弱荷取其淨植故以美美人顏色容儀無為無理也涕沔雨  
盛兒是借用字不必云如雨之涕沔也惜也不自適也展轉伏枕憂思不寧也玩涕  
泗涕沔展轉伏枕宛然婦人光景碩大且卷宛然男子形也

孔疏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

嚴緝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

疏義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

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興

六帖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

寤寐無為而涕泗為之滴沔也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按此詩興亦至四句止叔翹說最是依坦叔似言蒲與荷美

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人不如物意為反興亦妙古義名

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惓惓也  
○蘭也蘭也卷髮髮之美也惓惓猶惓惓也  
輯錄悒悒不安也又憂也

說通蓋女思男之詞說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孔疏釋草云荷葉葉其莖若其葉蓮其本莖其華菡萏其實蓮  
其根藕其中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  
蓮華也的蓮實也蕙中心也郭璞曰菡萏下白鵝在泥中者陸  
賈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為的中有青為蕙味甚苦故里語云

若如意是也

麟按集傳枕叶知險反古義云琰韻○徐鍇云菡猶舍也未吐  
之意陸璣云未發為菡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  
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  
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  
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通解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以乎。自檜以下無譏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鄘王曰周武王封之於齊雒河嶺之間為檜子。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以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禹貢豫州云榮波既豬注云流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汴縣東。榮澤榮波一澤名也。榮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榮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巳姓昆吾蘇顧溫葛。

也。董姓，酸夷，秦龍也。董姓，豈祖承，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鄆，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曰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太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以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

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序者不言檜仲，則美襄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今，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二君時作。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目檜以下，無幾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

辨此檜臣子憂國  
之詩只言其好潔衣  
服而不能自強  
政治之意自見  
詩解云蓋衣極潔  
也詩人憂之者謂  
于大國將有危亡  
之禍為君者不深  
思遠慮故汲汲  
自強之計而惟衣  
飾此外不能有所  
為也  
偷安歲月坐而待  
亡也

言解詩終

服而不能自強 大全廬陵羅氏曰榮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

檜君服之非過 檜國之微迫榮維其浸波滂則一水也 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道遠 狐裘以朝 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

賦也 緇衣羔裘 諸侯之朝服 錦衣狐裘 其朝天子之服也 舊說

檜君好潔其衣服 道遠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故詩人憂之

蘇傳檜君好盛服 故以其朝服燕 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

嚴緝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 將有危亡之禍 為檜君者當深

思遠慮 孜孜汲汲 求所以為自強之計 今乃服其羔裘 道遠暇

豫 服其狐裘 以之視朝 而已 此外不能有所為 是偷安歲月 坐

而待亡也

增釋肝黎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當不忘於中

麟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故注疏以為當黃衣以裼

為蜡祭之服不當以朝也子由始以為是狐白而朱傳從之然

則明言是朝天子之服余於終南稍擬從禮書汎言諸侯之服

者非矣且是編專主從朱有異同者亦非所安也但狐白昔人

最貴於禮止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

侯未有除左天子朝之外即不衣者坦叔又云非以羔裘狐

裘為大故而以道遠朝翔為可憂即詩亦但指其好飾不責其

踰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羔裘朝翔 狐裘在堂 豈不爾思 我心憂傷

賦也 朝翔猶道遠也 堂公堂也 在堂君視朝時受臣之奉拜之後坐堂殿之堂上聽政

○羔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清也日出有曜日始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太全慶源輔氏曰勞心惻惻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果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六帖曰充耳瑇瑁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

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禹惡衣文王平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庶見素冠

今棘人樂今勞心博博指若表者言親之至親既久思慕意未平而純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樂痛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嚴緝素冠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輯錄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大金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八樂樂分益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通解此本無詩柄據朱子注意定為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不得故作此詩○冀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博博句賡承冀見之心來

說通歸云君子耻獨行終喪之詞

麟按毛傳以素冠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依鄭說東萊即從毛解○鄭肇敏曰大祥則將即吉於是下以

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大金壘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子同歸于家也

庶見素鞵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鞵被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鞵其餘曰鞵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鞵矣蘊結息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孔疏喪服斬衰有哀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鞵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衷線緣葛妻絰繩屨角瑱瘞裘亦不言有鞵則喪服

始終皆無鞵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  
鞵從裳。冕素鞵。是大祥祭服之鞵。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  
之人也。

嚴緝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  
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殺前後。知殺後  
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殺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庶地  
而坐。以臨俎豆。故設救膝。以備濡漬。鞵之言救也。儀禮注疏  
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衰。下曰裳。  
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當心。季寶之曰。衰綴於衣。因  
統各衣為衰也。

大全虞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人情之所厭見也。禮  
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以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  
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天不  
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鳥。是又  
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尋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  
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通解以詩不言衰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鞵。極有意味。蓋齊衰  
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鞵。皆既祥之服。既  
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麟按集傳。結叶訖。力反。魯詩世學。經一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經言紀 卷九 禮記 三年 終篇居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未  
子援琴而弦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  
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  
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  
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麟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日以吉  
禮祭也二十七而除然必又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也

樂嫁娶復仕於朝以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故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古義方弘靜云三年之喪其不盡  
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憂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明主不與道德不一風  
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  
服有六祥祭朝服編冠一也祥訖素編麻衣二也禫祭玄  
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  
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曝有莢楚倚儻其枝夫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沈守山曰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及於沃  
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  
賦也莢楚鈿也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倚儻柔順也天少  
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莢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

詩經 卷九 禮記 三年 職儀若



言無言終

卷九

續

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大全陸氏曰：萋楚其枝並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花紫赤色，子

細如棗核，不能為樹。

麟按：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然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有家則有賦，視課後之累。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六帖徐士彰曰：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感

痛之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

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

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

怛然耳。

嚴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

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迴首曰：顧且視

曰：瞻。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取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漂搖不安之貌。取，亦傷也。

詩經卷九

卷九

二四

賦類

朱在云亨則可得  
美味每玉則可待善  
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  
故用其語相呼為是也

詩經詩經

卷九國風

匪風

孔疏李巡曰回風旋風也

麟按集傳飄票俱叶匹妙反古義云嘯韻

誰能亨魚溉之カカトハシラ金饗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示在在在在

興也既滌也饗金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龍

為之既其金牲南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龍慰以好音以見思之

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釋文亨音也既本又作概カカトハシラ說文云大金也一曰鼎大上小下

若饗曰饗

孔疏大宗伯大祀天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

人溉饗是滌滌皆洗器之名

嚴緝陳氏曰懷安也今日好音猶好語也

六帖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說通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

情耳檜於東遷之後以時猶而周也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古義孔云檜在梁陽周都豐鎬○亨享同字本進發之義故又

借為發物之名後人加大字于亨下非古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大全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韓氏曰王

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款慕慰

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發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柔

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詩經卷九

國風

二

匪風

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  
 頌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睦懷宗周  
 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各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孔疏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  
 叔振鐸於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  
 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

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曹  
 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  
 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  
 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世家又云叔振鐸卒子大伯  
 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  
 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  
 伯二十年卒子惠伯兒立二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  
 伯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  
 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  
 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  
 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

也

大全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麟按魯詩世學曹姬姓伯魯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

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本姬弟十子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之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蜉蝣渠略也似蜻蜓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

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

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

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

或然而未有攷也

大全坤雅曰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莫殞有

浮游之意故曰蜉蝣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

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

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

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

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翼故以為比若以蜉蝣

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麟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螽斯寧爾

字下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古義云緘韻

詩經詩經 卷九 國風 魏風 蟋蟀

○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蘇傳掘閱掘地解閱也

呂記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解閱

也閱者悅懌之意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木全陸璣云蟋蟀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掘閱當依說文作掘閱為正掘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

所云掘起是也趙頤老云凡土旁誤手者如掃圻之類并同以

謬閱猶閱入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麟按古人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棉布也不

棉自後代始入中國耳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喪服始

用麻也觀平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

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為鮮潔集傳說叶輸蕪反

論語注麻冕緇布冠也古人始冠皆用之謂之加布蓋加麻耳

然則以云麻衣猶布衣之謂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氏傳云吉

服是也

蟋蟀三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楨設父也之子指小人芾冕

服之鞞也一命緇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以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

詩經魏風 蟋蟀 賦 國風 魏風 蟋蟀 賦 國風 魏風 蟋蟀 賦

而何戈與設者空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  
數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欤

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夏官  
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

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  
之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設謂作候人之徒屬亦候人之官長

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  
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

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詩云彼候人弓何戈  
與被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考土記盧人云戈秘

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戈及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被字  
從受故知被為受也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

服王藻說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半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韞但

奠祭祀異其名耳言芾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  
一命緇芾黝珞再命赤芾黝珞三命赤芾葱珞皆王藻文韞之

言韞也緇赤黃之間色珞珮玉之珞也黑為之黝青為之葱周  
禮公侯伯之鄉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壽太

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  
嚴緝芾字當作韞古字通也韞膝之韞從韞韞之韞從翁

通解與意取候人空於設役小人不空於設服相反為與  
麟狝舊說相仍如此而疏義本謂當作賦也不知何據禮書

詩經說

卷九

詩

織

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壽弁纁裳故組鞅所謂一命組鞅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鞅所謂再命三命赤鞅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鵜滄澤水鳥也俗所謂洵河也

孔疏郭璞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陸璣疏云形似鵠

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吾小

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無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

共食之故曰洵河

麟按此詩自毛鄭歐蘇以下說各不同然不如聚同講意云鵜

水鳥不空在梁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空在位今在位則不稱其服矣較為簡徑下章放此集傳服亦叶蒲北反與上篇同○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沉水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味喙遂稱媾罷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麟按罷當屬君通解頗謬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隤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

蒼蔚朝隤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

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

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

麟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補出正意為蘊藉

候人四章章四句

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其公未知然否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鳴鳩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聲氣斯遠鄙倍其見於成儀動作之閒者有常度矣豈因為是拘拘者哉益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疏義鳴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下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敬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麟按各章興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亦叶詭力反與素冠同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末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

詩經卷九 賦類 賦類 賦類



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為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基。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疏：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吊，事弁服。經服，知以是皮弁者，以常弁冠弁弁經，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王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也。王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蘇傳：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二，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無不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鳴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空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桑。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以得一之要也。

呂記：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嚴緝：鳴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處也。

孫義：愚按：母常不移，見鳴鳩之專一專上，如此是以能均及也。

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可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以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六帖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義

麟按禮書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為飾以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無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諸侯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七辟其下端二寸而已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古義素熟絹也郝云韋弁夫毛熟皮以為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我起故空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慕也一云蒼文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慕書顧命四人慕弁馬融本亦作祺然則騏慕古蓋通用慕亦帛之蒼文色者解見說文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疏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

詩經卷之九 國風 三

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爾非以感彼應之謂蓋我之儀足以為人取正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椽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說通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避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難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胡不萬年言其必萬年也亦見有常意亦正以

鳴鳩四章章六句彼下泉浸彼苞稂憫我寤歎念彼周京

黃云此詩首三章是傷章是思古然非載志蓋因傷今而思古者今之不然

係之然憤過之意極嘆者百慮叢集千心到跡而德從頭一相頓覺長嘆以念彼周京衰微也下同

此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

也憫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憫然以念周京也

孔疏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稂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莠或謂宿由也甫由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

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

言之通解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

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憫我之於周京有相悲

詩經卷之四 卷九 國風 三

之意

麟按既比而又謂之興者首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

二句俱另是一意集傳京叶居良反古義云陽韵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孔疏周京周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麟按集傳蕭叶疎鳩反古義云左韵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著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木雅公劉篇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指四諸侯邵伯勞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邵伯邵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

切○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

又有邵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疏義前二章則哀頹相似而語又相呼以章則興盛相似而語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通解此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芄芄黍苗由陰雨以膏之以其

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若興意

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

句講表攬入平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

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賦正意說明而因咏嘆其詞

以興末二句必則先正后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

言終言終 卷九 詩經

具此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此興之意自在不必畫就添  
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宜領取意旨更勿向  
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騎比憤  
我二句中會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夫章是顯比如鴉羽  
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古義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後人夫邑  
為荀今按郇侯本文主子在傳富辰謂畢原郇文之昭是也  
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  
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朱子云陽在上  
人不及食壯苗  
便有復生之理  
因之理畢竟相類  
純陰無陽如乾  
何以能生於復  
生又當一月須  
成今坤卦非是  
微做一畫未成  
純陰便與陽  
又云君子在上  
下是君子得與  
之象

如頤大之果存如頤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  
於上六不食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  
下乃剝復相  
經由坤之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  
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  
子做得一畫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  
無陽也非是坤卦人於變化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  
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  
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  
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既樂想慕之而已  
麟按詩地理攷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公春秋之終

詩經說句 卷九 詩經 三

詩經說約

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國風繼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疏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禰急。唐憂深，思遠，檜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畧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三世而大主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末主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周公自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

詩經說約

卷之十 國風

豳 卷之十

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所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人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疏義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與豳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於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之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歲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即今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通解元成劉氏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於雅矣麟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成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則是武王八十內始生成王也往疑太公以太老歸周後不應猶有未字之

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為元妃  
 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既以八十四生一成主至九  
 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正得于歲而史家類言成王嗣位  
 年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與○周公作詩戒王而  
 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邪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  
 之名號為最古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  
 繫以七月之故為豳也疏義說雖載前疑頗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墾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故此派下也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

朱子云公劉以後太  
 前光公之通稱

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樂  
 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  
 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故此益周之先公已  
 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嚴發風寒也栗  
 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  
 往修田器也墾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峻  
 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昧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  
 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  
 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



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蘇傳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感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幽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峻來而喜之，不謹矣。

呂記孔氏曰：心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中，大暑退。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其文

順。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函風。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同其歲功未易集也。

嚴緝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



之依不敢康寧益與無遠同一意也

通解此章總為綱言衣食之豫下七章是細節目乎歲分上言  
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注內始字猶云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猶  
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亦可以此為始事下作為終  
其事說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謚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  
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百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重  
事開基以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為此  
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顧東江講感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  
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章風流可尚  
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田之初而

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日循序  
數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為化工之筆也

麟按集傳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發叶方吠反烈叶力制反揭  
叶許例反敵叶滿彼反魯詩世學火叶許里切衣叶言里切發  
叶方以切烈叶力以切揭叶許里切敵叶民以切皆是以通章  
為一韻也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揭歲二耕趾子  
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虛委本音毀火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則  
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而發烈等自為不聲不必彊為相  
從邪衣讀如倚者如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萑葦尤可見與  
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即換韻又疏義太全本俱云或曰發烈揭  
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此章欲言蠶桑之事故又  
著此二句言今或新也而  
所授之衣者與桑春自  
又可振其軍之意  
孔氏云人在陽則舒在  
陰則慘遇春暄則四  
體舒泰覺春暄之精  
稍長謂日行遠故以  
暄言之也

毛氏云春暄秋悲  
感其物化也

一章大意婦人勤蠶桑  
供上之志也與女子之情  
意情下之慈也

言終言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自遲遲采芣芣析析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  
徑也柔桑釋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芣芣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  
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咳之也邶邶衆多也或  
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  
故又本於此遂言春自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  
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芣者衆而此治蠶之女  
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木族連姻公室  
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只記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嚴緝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六帖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摸擬一  
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句處往往題外  
生意以為警策蓋坦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  
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美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  
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  
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肯無干若用此意不講粘  
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埋沈殊可嘆也○女心二句

詩經說約

卷一國風

七

豳風

情真意切絕妙好詞章法神品

古義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

麟按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煜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桑桑

為二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為一韻集傳庚叶古良反行叶戶郎

反是也界畫只依韻脚為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牽對者俱非是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祭

隋登我方登遠揚遠技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賜伯勞也績緝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生

蘇氏云精長也葉尺則其長也

歲樂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

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

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鳴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

之所成者皆深乏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

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

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乏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

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孔疏釋草云蒹葭禁光云蒹初生蔥騁色海濱白葭郭璞曰似

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

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章初生者為

程子云為字表獻  
公皆此義也民之知  
此則美俗成矣  
劉安成云至誠慘怛  
一施一報即所謂交  
受者也

猗子

言終言為  
大之異名兼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  
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  
也植槌也薄用筐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筐葦為蠶之用故云  
豫畜筐葦可以為曲也破斧傳云隋斧曰斧方斲曰斲然則斲  
即斧也唯斲孔異耳故云斲方斲也劉熙釋名曰斲斲也斲伐  
省斲斲也長徐揚起者皆手斲不及故枝落之而采斲其葉李  
巡曰伯勞一名賜樊光曰春秋云少暉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  
至伯趙賜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  
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休狸  
云為公子裘與此同

者  
呂記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

嚴緝補傳曰鳴仲夏始鳴至十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桑樹  
之高大者其枝條遠入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斲以伐  
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  
斲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對之低  
小者不斲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  
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  
有未出者故同采蠶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  
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將見之蠶已大矣故桑之大小  
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

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開鵲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言為公子裳者不敢言為鵲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幽民禮義之俗如此女桑小桑樹也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治蠶之月正用其意而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月則拘矣○斧隋盡隋音安園也登音空斧片受柄處也輯錄隋園而長

大全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登斧孔也朱子曰鵲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通解末句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六帖今歲之蠶事已成而收取萑葦以為來歲之用至於來歲而採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蓋緣蠶食是其歲事故一年推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有休息也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幽民愛上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胸膈之恩也而愛亦淺矣古義孔穎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鵲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鵲鳴可績之候也麟按前章之十月流火據未然言之三月時也此章之七月流

秀上四言自四月至十月之義  
凡四章之符，由此知白  
式事以使之不忘其義  
故曰借其功  
不雅，叙草系謂  
王介甫之推田園人  
湯作故曰同

火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敘，又不同味。語氣當爾。○此章四換韻。火、虎、委、反、叶、葦、一也。引起桑折揚桑二也。言蠶腸疏義，太全。丰、竟、反、叶、績、三也。言績黃陽裳，四也。息承聲韻，轉折更有條理。

○四月黍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豨，獻豨于公。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萋，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穽，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也。同，湯作以狩也。績，習而總之也。豨，一歲豕，豨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

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孔疏：孟冬已衰，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

嚴緝萋，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其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曹氏曰：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益有漸也。

疏義：七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張子曰：秀萋者物



成之初鳴咽者歲秋之漸

轉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穽黃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

當味說文之意乾葉為穽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且皆文事涉于威弓矢皆武功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言不必依注疏大全謂不忘戰也續字承于貉言之蓋一時之狩不足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繼之獻豨亦就禦寒說故曰終無禍之意或疑豨皮不可以為服况獻於君豨不知此乃野豨豨東人至今猶服之矧豨時去上古尚近而地去西戎非遠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特獻豨視為裘較輕故注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耳周禮中冬教太閔豨不與其同語相表裏然此豨太平之大典既王後禮也豨人方鄰戎狄以立國未必如此豨亦因之加貴飾以為異白之王禮與麟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其子名豨味云禮無貉裘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朱豐城以為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狐而小有文彩則狐貉狸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則固曰于貉往搏貉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已甚分別矣麟此編無一敢與對陽矣但以聲韻論轉折則此章葦蠲為一韻獲麟貉為一韻狸裘為一韻同功縱公為一韻裘叶狸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隕穽其韻亦轉而連連下二句為一事其可與故王氏曰隕穽則鳥獸穽毛於是可以取及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

詩經說句

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新蓋俱有說雖下私豨  
 公豨亦取兩炤而非突然也陸佃埤雅云詩一之日云云言  
 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周  
 官所謂祭表貉即此于貉是也則雖從毛氏解亦如此直曰貉  
 狐狸也尤覺牽混難說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  
 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入  
 穹窒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葺戶冬則塗之東

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述  
 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入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  
 者塞之熏鼠使不得入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  
 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可以入此室處矣  
 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著將寒有漸非驟來也  
 孔疏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  
 北出之嚮墜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而人  
 入告妻子言已穹窒墜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  
 者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

蘇傳益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品記孔氏曰穿室墮乃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墮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

嚴緝山陰陸氏曰斯螽江東謂之蚱蜢沙鷄絡緯也蟋蟀促織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通解穿訓穿隙者穿穿孔隙鏘鏘也空音孔二音自是四件改  
歲不可以三止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亦猶堯典稱

冬為朔易之義呂氏是解其義非說人自言如此也

亦帖徐士彰曰斯螽沙鷄蟋蟀三物也而謂之一物又安得云  
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十月三句不言何物故為此說可謂

以文害詞者也朱注如此等處不可不改

麟按狐貉狸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沙鷄蟋蟀亦三物也而謂

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  
蟀向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至妙孔疏言婉其文是也奈

何作此憤憤乎集傳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子叶茲五反大  
全兩戶字亦俱後五反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个字

為奇亦至此始見疏曰變在言入者牀在其上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葚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棗屬菓薁蕓也葵菜名葚豆也剥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

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指上六句  
指下四句

孔疏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皆是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棟屬者是唐棟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子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棟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棟則與棟相類故云棟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

一十口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醒酒也。昔酒今之酋。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樗惟堪為薪故曰惡木也。  
麟按此章亦三轉韻。奠殺一也。棗稻酒壽二也。東叶音徒。稻叶徒苟是也。瓜壺苴樗夫三也。瓜叶音孤也。在介眉壽處截。○子由曰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此未必然也。當是地所宜木鬱奠為多。至是適成據見為言耳。奠是鬱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生龍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會與葵元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種長且丈餘亦未嘗云可茹耳豈詩所云固與公儀相魯所拔為谷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為茹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菜又不蟲指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味熟雖擊不落已實則爛不擊自隨益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前不樹不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斷壺叔豈俱非佳物耶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豈言九月而采茶不定何時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然則此菜或四時皆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也○爾雅糞曰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亨葵者是也又戎葵今蜀葵花吾地所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糞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所亨自不一種皆佳蔬也釋草曰廣集實疏集麻也廣即麻子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廢而字書曰麻有子曰臬無子曰苴則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莢殺屋韻棗稻皓韻酒壽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穩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生龍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會與葵元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種長且丈餘亦未嘗云可茹耳豈詩所云固與公儀相魯所拔為谷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為茹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菜又不蟲指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味熟雖擊不落已實則爛不擊自隨益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前不樹不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斷壺叔豈俱非佳物耶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豈言九月而采茶不定何時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然則此菜或四時皆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也○爾雅糞曰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亨葵者是也又戎葵今蜀葵花吾地所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糞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所亨自不一種皆佳蔬也釋草曰廣集實疏集麻也廣即麻子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廢而字書曰麻有子曰臬無子曰苴則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莢殺屋韻棗稻皓韻酒壽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穩

捷○古義又云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  
 執葵道以授之主婦繆釀祭儀云夏祀和羹以葵皆如葵之  
 左證也稻黏者為糯一名秣可以釀酒不黏者為稊通稱徐也  
 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春酒毛云陳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  
 云古者獲稻而清米麴至春而為酒介取擯介之義故古人則  
 介為助史記注曰相佐助曰介是也邵夫云古人以酒為養  
 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者養蓋釀酒之義如此夏小正五月  
 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剥衣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  
 盛則食之而已八月斲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斲也叔未  
 殺三字古文多混用今別其義季父之稱當作采唐孔氏以為  
 字从上从尔言尊行之小是也拾取之義當作叔此未為釋从

又定意又者手也其从州者乃豆名之殺殺葉可食亦菜之類  
 故从州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蕒其無實者曰杜麻亦名桑按  
 爾雅云廣桑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蕒者又曰苴麻毋疏  
 云苴麻盛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蕒其母名苴也  
 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  
 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大而至  
 仲秋則又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若幽風九月叔苴蓋食農夫者  
 不嫌於晚平陸璣云樗樹及皮皆似漆其葉與通志云樗似椿  
 材易天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木本臃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麟  
 又按此章之苴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麻有胡麻麻蕒二種胡

麻即今芝麻。麻蕒之麻，即今苧麻。蕒音文，其子也。則如上說詩。固謂苧麻之子焉。但圖經所列，又以麻蕒麻子為二種。遂謂蕒是麻之花，而子是麻之實。陶隱居又謂麻蕒，即牡麻。牡麻則無實。大段亦不能畫一。與諸家同始，合是。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其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薪。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粟菽物成之際，則築墜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菰粟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官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釋文重，直容反。先種後熟，白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莩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陸，音同。

孔疏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菘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

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黍也。

呂記李氏曰：諺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嚴緝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晝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索絢，將以縛屋。

輯錄解頤曰：稼之既同，蓋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於此，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與。

太全廬陵羅氏曰：稻，稌也。秫，糯也。苽，雕菰也。亦作雕胡。即板粟。所謂安胡飯。○苽，又謂之苽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苽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苽鬱。至後結實，乃雕胡粟米。梁米皆是粟類。麟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小麥。象穀。



上四言氏和加師南侯  
功用

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菘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  
豆二麥稗禾稗木書正論曰从禾高聲別作藁非易林曰蝗藁  
我稱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藁結稻同夏書三百里納稻  
服傳曰結藁也服藁後疏曰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藁粟並納  
非是徒納藁也菘今莢苗米是也禮內則蝸醢而菘食又魚宜  
系纂注曰即今菘米也○此章凡五換韻圃稼一也稼叶古護  
反穆麥二也穆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  
絢四也屋穀五也○魯詩世學曰菘即莢也結實黑稗可作飯  
杜詩波漂菘米沉雲黑是也然吳中莢白無結實者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  
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  
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獻韭而後  
啓之月令仲春啓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  
采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辟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  
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  
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寔大發食肉之祿老病  
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災霜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

詩經

卷十 國風

二十

藏冰

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  
 霜降也條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  
 尊壺於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勉其藏冰之役又相戒  
 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祀其壽也

孔疏月令季冬冰方成冰澤腹隆命取而藏之注云腹隆厚也  
 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  
 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于凌陰是  
 藏冰之處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  
 凌冰室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  
 室之所容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月納于

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龜上  
 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族用事陽氣出始溫故  
 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也祭司寒而藏之謂建丑之月祭司寒之  
 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  
 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司  
 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非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呂氏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范  
 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函之先公國容未

獨無君民之間故曰明酒云云

嚴緝羔羊明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疏義正歲謂夏正季冬

之全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愆陽謂冬温伏陰謂夏寒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通解此章登韭截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戒以祝乎君壽以忠愛字貫鑿永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米已畢也冲冲是速意玩注勸勉自見納而藏之蓋備來歲之發苟不豫藏欲發得乎明酒斯饗斯字最宜玩速字正本此字解

之其意若不欲早夕遲也

六帖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明酒句與羔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項說  
麟按既勸勉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轉韻陰於容反與冲叶一也非已小反與早叶二也饗虛良反與霜湯羊堂賦疆叶三也

十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酒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白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

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木全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木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  
 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  
 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其成王見於詩  
 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  
 之依帝主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六帖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  
 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  
 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  
 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纏綿基厚

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  
 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記云周公上聖日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且多材多藝  
 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  
 山崇棟信令辭人掩口  
 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閑閑  
 敘過而雅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麟按此篇魯詩世學作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其說曰周公  
 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  
 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鴉鴉東山狼跋九章  
 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

大意成王若不悟  
言不惟失親戚  
及周家三敗亡

解志云以詩當是周  
東時未誅管蔡  
作其呼鴉而謂  
即此武庚而告之  
曰既取我子者  
之云尔若將取子  
作已誅則武庚亦  
之矣又何可以呼而  
乎蓋當時公道  
居東二年罪人  
名未得而正心

未報乃作此詩  
王既得此詩  
感天受于其  
以歸方承王命  
東征也親朱子  
之說可見集注  
及改一月

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刻是也。雖宋必盡然。然其言幽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斯斯。鴉子之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鴉鴉鴉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鸞養閱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解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變巢者呼鴉鴉而謂之曰鴉。鴉鴉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之。厚之意鸞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

又乎以比武康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蔡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弟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麟按集傳子叶八聲。閱叶平聲。孟子讀八聲。常熟語亦如此也。○魯詩世學曰殷主祿父紂子兵敗奔狄。殷之頑民謠曰武庚。

詩經卷之九

詩經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九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此句以爲之及時者

○追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綱總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追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綱總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  
其中八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  
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處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鄭箋下民巢下之民也

麟按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毀句說今女二句言外固有凜然不  
可犯之意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馨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  
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子  
叢氏豐氏本俱作此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將取也荼萑菰可糲巢者也蓄積租

聚卒盡瘠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

此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前日

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呂記孔氏曰亂為萑菰謂亂之秀穗也王氏曰租取也與租

稅之租同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將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綱總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

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

成時也二章曰深愛至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綱總一句看

詩經

卷一

風

賦

出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麟按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枯槁為手口共作遂令解者多費  
幹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拈茶則至於拈拈以口蓄租則至於予  
瘠坦故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持取雀者也予所蓄積租取而  
予口盡病也則兩句一連之理本自分明何必曰五文錯言甚  
而如詩說所云手裏要入口字口字要入手字乎詩說者辭什  
常作也須以正見示初疑異書今正乎平必贗本耳集傳家

古胡反古義虞韻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此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  
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此章則公受上二章述  
作此詩之意我為國成  
以勤勞甚也王亦猶未  
定尋又多難乘之然  
則作此詩情王安得而  
不憂此意切於多憂  
為國成世道未心獨步  
以而示之世道未心獨步

安得而不急哉以此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  
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及也

嚴緝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敝言非特手勞口病  
也周公以喻已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  
王幼冲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相撼之如風雨之漂  
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嘒嘒也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錄鄒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  
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  
詩傳鳴鶉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

王幼冲周公身任安危之計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大全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

王亦未敢誦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

立者多周公構故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尤

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

也劉氏云東山詩之自彼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也蓋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因風雷之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

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惛惛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

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

之有繡結項中以止語也蝟蝟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

辭敵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鴉鴉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

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

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

在塗則又觀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蝟蝟者蠋則在被桑野矣此

教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孔疏金縢云天大雷雨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

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



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

呂記說文曰濛濛微雨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鬢鬚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疏義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興

大金臨川王氏曰古用軍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

暨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六帖向未言歸乃心敵懷曰趨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勿七

行枚亦在車下俱喜幸之詞

說通西悲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娟娟

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麟按集傳云不歸無韻未詳魯詩世學云濛莫悲切是與歸川

也徐文定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謨悲

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三句叶歸悲如權輿次章及

誕寘之溫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瞻彼

維矣實之初造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

起者然則文定已見魯詩世學謂曲說者指豐氏也余所見為

天如從卧子借寄抄本豈雲間向有此書邪○埤雅云蠋以絲

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則蠋固以獨為

義仲恭頌至此託○古義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

服也與素裳白烏鞋衣鞋并對看士說文云事也敷始於一終

於十孔子曰推子食為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

此詩每章上重上四句者  
感念於以之旁之深  
也

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蠋本井中蟲之名。蠋之  
動亦如之。故曰蠋。蠋蟲名。爾雅云：「蛇鳥蠋。」疏云：「蛇一名鳥蠋。」  
亦專名蠋。字本作蜀。毛晃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馬俗也。」郭璞  
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鱸似蛇。蠋似蠋。人見蛇則驚。茲見  
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蠋。而漁人握鱸。然利之所在。皆為貪。有羅  
願云：「蜀葵中蠶也。亦食於蠶。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在  
桑野者。葵藿之下。亦尋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為族。蜀則  
獨行。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備。學者多不  
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即抱獨也。」

○我。得東山。惛惛不睡。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蠋蛸在戶。町疃蕨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果蠃。枯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  
不掃。則有之。蠋蛸。小蜘蛛也。戶。無入。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疃。舍  
傍隙地也。無久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  
蠶。夜行。嗟下有兔如蟹。○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  
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  
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  
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孔疏釋草云：「果蠃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  
謂之天衣。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蠋蛸。名長跖。郭璞曰：「舊說伊威。  
鼠婦之別名。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伊威。  
在辟根下。窶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蠋蛸。長跖。一名長脚。削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賦

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常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嚴緝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上上心。此人之情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伊威，辟間小蟲也。無久掃則出行於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著鼠背，故名。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大隆。氏曰：蟠蝸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

六帖：螺贏等句，要作想像語。

說通不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云而釋然，以喜也。

古義町疇，程子云：廬傍畦隴。說文云：田踐處曰町。于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疇，本作疇。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慎云：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疇也。

麟按：疏義木全。戶後五反，與罕叶。行戶郎反，與場叶。畏，於非反。懷，胡威反，又自相叶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棗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虞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失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失

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新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是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新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麟按：蟻出垤而鶴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垤，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鶴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零雨而婦嘆，又承鶴鳴文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嘆，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知婦語。詩家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鶴鳴以下凡二轉韻，垤室室至一也。新年二也。垤，叶地，反至，叶入聲。年，叶尼因，反垤室室至皆從至字。彙至，又叶職白，切音室。太玄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是。

也。垤，叶地，反。宜，音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駉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熠，鮮明也。黃白曰皇，駉白曰駉。縵，婦人之禕也。毋戒女而為之，施於結纓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孔疏舍人曰：駉赤白名曰駉，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駉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駉白曰駉。謂馬色有駉處有白處舍人言駉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駉亦色也。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縵。縵，綉也。孫炎曰：禕，悅中也。郭

璞曰即今之香纓也。案昏禮言結綰此言結綰則綰蓋是悅。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於結綰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呂記爾雅注衿衣小帶

疏義繫佩帶也。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呼也。

通解與意只到皇駁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魯頌思樂以采芹興觀旂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此一例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送歸之禮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空活看。

六帖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說通倉庫以下皆極形容之說歸士未必皆如此也

麟按集傳羽馬一叶禱儀嘉何一叶馬滿補反嘉居宜反何音奚然古義禱儀支韻嘉何歌韻嘉居何翻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以享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室而思有愴惶之懷至於室家望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女欽定上声作嬌

惶欽定通親作恨難從

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麟按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鳩鳴為鳥言。東山為歸士之言。皆絕妙。不然自訴而很很。如今人作辨搨。何當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輩如何勞者。知者亦淺矣。惟代之言而呼欲言者。皆言乏所不及。言不能言者。又言之然後灰心。竭地以為上人之知我。至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嗚呼。夫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謂周公止征二而曰四國是皇者。所謂數人而十人懼也。又通解。

行矣下成。俱指天。下言哀成。二句。即頂四國是皇。說非。兩層意思。又云。哀者言不。恐。陷四國于不正而仁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斨方斨。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

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豈蓋將使四方莫敢不。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大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二。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具矣。

歐義斯為可缺。斧無被埋。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

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簡計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斯斧。莫得缺壞了。此

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

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知這例。是恁地說。

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

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

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辟之徒。泯泯為善。亦

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

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通解是皇。就心說。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見要見三監。故繫四

國為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為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知負恩。干

紀者。在所不敢。流言惑眾者。在所及誅。而莫敢不一於正。朱氏

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

天下之憂。天下之憂。含洪覆幬之無外也。其哀我人。豈不大哉。

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軍士本等語氣也。

麟按。隋蓋方。登解詳七月。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吺。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吺。化嘉善也。

詩副里化而為善  
不曰秋私敬曰孔嘉

行云四國是吺。蓋四國或于三監之叛。身惡成俗矣。亦使惡者化而為善。邪者化而為正。以化字。乃消融改秋之意。化也。加善也。本此字意。說蓋快之化而為善。為正則皆

不曰秋私敬曰孔嘉

割里辛辛海合高別  
無不蒙其德故曰孔  
休 孔穎達云連訓  
為聚亦堅固之名秋  
結去連數聚也言四  
國之民於是聚斂  
不流散也

行范氏說蓋以明  
而見周公不愧于  
每也

陳安卿云周公誅管  
之其心固正大直平自  
其情終有不自滿處  
公之過不亦宜乎

述今得見公之言則其言  
前將欲見公之難

言經言經

通解二叔一拔武庫以叛人心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  
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哉  
麟按集傳錡叶巨何反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錡木屬道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大全釋文曰錡今之獨頭斧也

講意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

公東征使四國確然翕聚合離萃渙臣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

大字善字美字俱着周公而言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

蔡自公美言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

之禍及於舜而巳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

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

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並三子見難意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此意不重斧子媒以重不克不得

東人言此以見平自欲見周公之難

孔疏考土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上為之首詩說其則不遠句政關映上如何二字見待向所預擬以為如何者而令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遊之子遵豆有踐鄭康成云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遵竹豆也豆

比

詩經言經

卷一國風

卷一

國風



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大全濮氏曰：遵薦果物，豆薦俎醢，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道醢四豆，無設遵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說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幸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猶。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戔之魚，鱒、魴、鯪、鱖、子、衣、衣、繡、裳。興也。九戔，九囊之網也。鱒，似鱖而鱗細，眼赤，魚已見上皆魚之

首章叙得見之喜，致願田之情，皆時事。

世章大個美為興大德云非也。

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衣，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也。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袂，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戔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衣衣繡裳之服矣。孔疏釋器云：綬網謂之九戔，九戔，魚網也。孫炎曰：九戔，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云：綬，今之百囊網也。歐義當統言綬網謂之戔，而戔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故或百囊或九囊。

鱗按百囊或極言其多即九囊也今人月花重葉者云千葉亦此類○以鱗魴二魚興衣裳二服誇耀之詞也○埤雅鱗魚圓鱗魚方爾雅曰魴鱗蓋鱗一名魴孫炎正義曰鱗好獨行制字從尊蓋以此也魴解詳衡門○有鱗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衣矣而又繡裳皆服之盛者也言其備又創見也衣衣裳九章俱全侯伯鶯寯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藻粉米於衣故裳止黼黻也孤卿緇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寯則玄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章也故衣衣又繡裳則為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所幸焉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主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語類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麟按一句興二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說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衣  
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  
心悲也

不言說通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見之  
而實情皆一時事

九戔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胡則退而踰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烏冕服之緹  
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  
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

此詩美周公之知變如何有常而但就  
詩記狼之老者頷胡跋疐尾言進退失措之狀  
行云碩膚即也聖聖即平日勤勞王家也孫碩膚即注所謂道經  
曰讓大美詩人本善護之詞疑指成王  
指三豎疑謗俱句說必方得詩合氣

以其行美其心休如彼者美古慎廢廢謝也言折廢可也  
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  
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  
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詭邪之  
言亦有所法矣

孔疏李巡曰跋前行曰躡哈卻頰曰疐說文曰哈躡躡即疐也  
退則踰其尾謂卻頰而倒於尾上也天官履人掌王之服屨為  
赤鳥黑鳥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  
赤鳥是鳥之最上

大全鄭氏曰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  
鳥禪下曰屨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屨

鄭氏曰凡人所憑以為安故凡凡安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救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鳥凡凡然安也○華公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展詩人以赤鳥凡凡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同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益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

國文不同也

語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麟按集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膚三字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畢竟亦是大美欠闕處故以為言說孫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作者講中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為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則早已說明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正皮矣知言哉○伯童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公之處也也斐斐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九氏云瑕者玉病疵亦玉病

且云三心幸光相受而自信故身重自知如王甲而吾人亦比皆信其誠故云三心幸光相受而自信

通解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為興德音泛自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通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德今名此不容強者也由其

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且

麟按集傳瑕叶孤洪反古義虛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

之若夫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

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

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

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疏義伐柯九畹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

大全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履赤鳥几几周公

之遇謫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

其氣味而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

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

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

來無入說得到此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

鄭氏云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農也又云培穀土月而合之也培之祭也至先農物物入成歲事至此祀而老息之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東主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干益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篇章歛而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甲祖則獻爾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郊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末見其篇章之所任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剝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此之其說近是或者不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爾雅其說具於大由良邦諸篇讀著擇焉可也

